

## 哲学史

### 60 后黑格尔唯心主义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我给你的提纲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主要是为了方便理解，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一些筛选。我想重点强调的是我写在黑板上的那三点。叔本华，斯图姆夫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讲叔本华，以前没有，但在这个版本的斯图姆夫书中有。

加德纳的著作中也收录了一些叔本华的选段。然后是个人的唯心主义，因为它对美国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你看一下页面底部的“美国的个人唯心主义”部分，就会发现这一点。最后是新康德主义运动。

所以，除了这些人，还有英国的F·H·布拉德利，他是20世纪早期新黑格尔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事实上，正是这位新黑格尔主义者对怀特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可能会在周五讨论他，以便过渡到下一个话题。

请记住我在讨论后康德思想之初就说过的话，即这种唯心主义运动试图将人们通过自身精神、意识或觉知的精神——无论你怎么用这个比喻——所看到的景象投射到整个现实之上。你现在应该已经从黑格尔那里看到了，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展开显现的缩影。这种理念贯穿始终。

正如我在论坛上提到的，叔本华是一位意志论的唯心主义者，这意味着他认为最能揭示自我本质，或者说最能触及现实核心的方面，是意志而非理性。黑格尔认为理性即现实，现实即理性，也就是说，你通过自身的意识辩证法来理解现实；而叔本华则认为，如果你愿意的话，意志即现实，现实即意志。因此，你通过人类意志的形象来理解现实。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不同的发展方向贯穿始终。如果你查看列表底部的三个参考文献，尤因（Ewing）会为你提供一份关于唯心主义传统在20世纪之前历史的概览，其中包含选集和评注。如果你对唯心主义对宗教思想的影响感兴趣，那么C·J·韦伯（C·J·Webb）的著作会很有帮助，内容涵盖了1850年至今直至20世纪。

如果你对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影响感兴趣，那就去了解一下A. J. M. 米尔恩吧。他跟《小熊维尼》的作者米尔恩完全无关。你们当中有人皱起了眉头。“你们听说过《小熊维尼》吗？”我的意思是，在某些方面，《小熊维尼》比苏斯博士的作品要好，如果你还记得苏斯博士的话。

但这些书值得一读。尤其是政治学或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最好看看米尔恩的书，它对很多事情都有启发意义。

好了，现在让我先谈谈前面提到的几个不太知名的人物，然后再回到叔本华。在法国，有像门德比兰这样的人，就他而言，似乎更多的是感觉而非意志或思想。就好像他在说：我感觉，所以我存在。

情感是真实的，真实即情感。你看，这简直就是浪漫化的观点。莫里斯·布隆德尔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他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深受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的影响，同时也是当时的一位哲学和社会活动家。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围绕是否存在基督教哲学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布隆代尔是这场辩论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认为基督教哲学的确存在。

具体来说，他将自己那种浪漫化的理想主义视为基督教哲学。在意大利，我之前提到过乔瓦尼·真蒂莱，他是墨索里尼的教育部长，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理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在美学和美学理论方面尤为重要。

他至今仍因其在该领域的贡献而被人们阅读。所以，如果你想了解黑格尔式的审美观，那么克罗齐的著作可能比黑格尔本人更容易理解。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英国，F·H·布拉德利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A. E. 泰勒是一位很有趣的作家，文笔流畅易读。他曾在剑桥大学任教。他撰写了一本名为《形而上学原理》的形而上学教科书，这本书很好地展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如何在保守的、老派的黑格尔传统中进行形而上学研究。

他也是一位柏拉图研究专家。有人评论说，在他那本关于柏拉图的书中，他把柏拉图描绘成了一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他本人是一位有神论者，他还著有另一本书，名为《道德家的信仰》，书中他从道德层面论证了上帝的存在。

所以泰勒意义重大。威廉·坦普尔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后来进入英国圣公会，并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社会伦理学领域著述颇丰，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自然、人与上帝》。

由此可见，他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包括自然、人类和上帝。谈到这些之后，还剩下什么呢？嗯，这就是他要表达的观点。

那是一本形而上学的书，是另一本书。但他还有另一部作品，名为《阿尔布雷希特的创造性思维》，在书中他借鉴了柏拉图关于善、真、美的概念，并论证这些概念存在于“一”、上帝、绝对之中。我或许应该指出一点，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布拉德利并没有将绝对等同于上帝。

上帝是绝对存在的最高体现，但祂并非绝对本身。这里面有微妙的区别。他这么说是为了避免泛神论。

在美国，乔纳森·爱德华兹和超验主义体现了一种更早期的唯心主义。美国超验主义，尤其是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美国浪漫主义。而英国的黑格尔运动，虽然以圣路易斯为中心，但传播范围非常广泛，我认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约西亚·罗伊斯，他曾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黄金时代任教。

有些人认为他们现在正处于另一个黄金时代。但当年，他们拥有约西亚·罗伊斯、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迪亚纳，可谓是群星璀璨。罗伊斯某种程度上将黑格尔的现实观融入了美国社会，他谈论的是社群精神而非绝对精神，等等。

但你可以在罗伊斯对共同体的看法中看到一些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和国家观念的影子，也就是美国式的共同体概念。然后，你会看到美国个人理想主义的体现，这体现在博登·帕克身上。应该是BP，博登·帕克·鲍恩。

顺便一提，南加州大学多年来一直是个人理想主义的中心。他们的哲学楼以博登·帕克·鲍恩的名字命名，称为博登·帕克·鲍恩哲学楼。个人理想主义的两大中心分别是南加州大学和波士顿大学。

埃德加·谢菲尔德·布莱特曼曾在波士顿大学任教多年。他的学生中有不少福音派信徒，因此他对20世纪50年代及前后福音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曾跟随布莱特曼攻读博士学位。

爱德华·卡内尔（Edward Carnell）也是如此，他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富勒神学院的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在一段时间里，这曾是基督教思想家中，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之一。如今，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个人理想主义更多地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当下的现实。

但你仍然会发现有人带着对美好旧时光的怀念之情谈起它。我想说的是，个人理想主义有多种形式，但在鲍恩-布莱特曼-巴托奇的体系中，它并非像黑格尔运动那样的一元论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多元理想主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似乎更多地可以追溯到布莱特曼及其众多思想家的思想，而不是黑格尔。

我所知的最佳形而上学阐释是布莱特曼的著作《人与实在》。《人与实在》这个书名很有意思，因为F·H·布拉德利的主要著作名为《表象与实在》，而怀特海的主要著作名为《过程与实在》。

所以，他们都在试图描述现实。布拉德利从表象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表象只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因此，所有表象都存在真实程度的差异，而不是用现象学上的数值差距来衡量。

当然，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现实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表象与实在》这个标题反映了这一点，就像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一样，因为上帝处于过程之中，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而怀特海所采用的潜在模型是感官知觉、感官意识的模型，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因此，当布莱特曼论述“人格与实在”时，他认为“人格”的概念是用来探讨最完整、最终极实在的。显然，他所指的是一位人格化的上帝。而作为多元论者，这意味着既有上帝，也有其他位格。

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基督教哲学家。他和贝尔托奇都对恶的问题持有神论有限论的立场。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恶的问题表述为四个命题之间看似矛盾之处——即上帝完全良善、上帝完全全能、上帝完全智慧、以及无目的的恶存在——那么如果这四个命题之间存在矛盾，就必须舍弃其中一个。

布莱特曼认为，上帝拥有绝对力量的观念必须被摒弃。因此，上帝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在解释恶的问题上存在一个重大缺陷。

如果你持有单一神论的唯心主义，那么显然恶是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是泛神论，恶要么是神性的一部分，要么仅仅是善的阴暗面，并非真正的恶。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讨论普罗提诺、他的流溢论以及他的单一神论唯心主义时遇到的问题吗？

嗯，你看，多元唯心主义也会遇到恶的问题。因为传统有神论对恶问题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与有序的物质世界的存在有关。这种有序的物质世界之所以如此，是有目的的。

所以，当我们违背自然界某些有序的进程时，就会出现胃痛、牙齿蛀洞、动脉阻塞，或者如果我们探身窗外太远，甚至可能摔断脑袋之类的情况。换句话说，邪恶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自律，不遵守自然秩序，导致这种自律如今已然缺失。但无论如何，邪恶在一个有序的宇宙中发挥着塑造灵魂的作用，而这正是它发展的方式。

你还记得灵魂塑造的神义论吗？如果不存在存在于上帝意念之外或我们意念之外的物质秩序，那么也就不存在造成罪恶的外在原因。那么，在贝克莱的体系中，是谁造成了你对痛苦的被动感知呢？你明白了吧。

所以，邪恶的问题最终还是归咎于上帝。布莱特曼并不想让上帝为邪恶负责，也不想说上帝并非全然良善。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对世人苦难感同身受的人，他看到许多邪恶似乎毫无目的，因此，他无法像奥古斯丁那样将其归咎于宇宙的无序。他只能将其归因于上帝心中某种上帝无法掌控的因素，他称之为“第三恶”。

换句话说，现实中存在非理性因素，因此上帝也是有限的。嗯，这其实就是说，恶的问题对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好了，购物清单就列到这里。

那么，让我来谈谈叔本华。你会发现斯托尔茨关于叔本华的章节非常易懂，而且我认为，他选读的段落会让你对叔本华的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过，为了便于理解，叔本华的主要著作名为《作为意志和观念的世界》。

记住我说过，理想主义者会从自我的角度看待事物。而我们内省时会意识到自身的两件事是意志和观念。所以，如果这就是我的视角，如果我从镜子里看到的就是这样，那么我就会把这种视角投射到整个现实中。

世界即意志和观念。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叔本华在强调意志方面受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作为唯心主义者，康德和费希特都认为，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观念——费希特称之为“非我”——仅仅是现象。因此，叔本华的做法是，将我们拥有的观念视为现象，而将意志视为本体、实在和表象。

其根本在于意志的本质。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嗯，现象部分很容易理解，现在你对康德如此熟悉了。现象部分很容易理解。

关键在于，人的心灵，尤其是人类的心灵，会产生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被视为对自然的表征。但我们用先验的范畴来排列这些观念。也就是说，他像康德一样，认为存在普遍的、必然的先验范畴。

他所说的构成充足理由的四重根源，指的是四组范畴。也就是说，他有四组范畴。四组范畴。

但就其同一性而言，它们与康德的范畴并不完全相同。他所拥有的是以下两点：基础和结果。

因果关系。空间与时间。动机与行为。

请注意，这些范畴正是我们用来描述我们所处世界的范畴。它们并非像康德那样的牛顿范畴。当康德谈到基础和结果时，他指的是某事物的逻辑基础及其后续发展。

前提与结论。公理与推论。他这里谈的是抽象概念的世界。

理论思想的世界。事实就是如此。康德也说过同样的话。

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划分了各种类别。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世界。

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因果关系也是如此。这是我们从物质对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方式。

物理事件。因果必然性而非逻辑必然性。正如康德在其先验美学中所阐明的，空间和时间与数学对象相关。

因此，我们发现的不仅是逻辑上的必然性，还有因果上的必然性，以及数学上的必然性。

这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思考方式。而说到动机和行动，这就是我们对自我的思考方式。这就是我们对自我的思考方式。

于是，我们便有了道德必然性的概念。因此，我们的观念世界是一个包含逻辑必然性、因果必然性、数学必然性和道德必然性的世界。但所有这些必然性都只是现象而已。

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必然性的反面——注意这个词——是什么？实际上，世界是由意志而非必然性构成的。

所以，这种现象与纽曼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世界本质上是意志的产物。那么，他是如何阐述这一点的呢？他说，你看，世界是我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的 *vorstellung*，我的表述。我用来描述世界的象征性方式。世界是我的理念。

“*Vorstellung*”是黑格尔用来指代宗教中象征性表象的术语。同样，科学也只是一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数学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

逻辑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方式。伦理学，无论是从动机还是行为的角度出发，也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方式。它们并非一一对应的表述。

事情就是这样。世界是我的构想，是我意志投射出的世界。因为我将我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将我的思维模式强加于世界。

但这就是充足理由的四重路径。请注意，他所说的充足理由，借鉴了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有序的单子阵列中的一切事物之所以如此，都有其充分的理由。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充分的理由。充足理由律就像一个因果律，一个必然性律。

事情必须如此。不可能有其他可能。对莱布尼茨而言，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竟然是唯一可能的世界。

这的确是必要的。但根据叔本华的说法，这种充分理由只是一种观念，一种我们强加于事物之上的结构。它是我的意志的投射。

如果我们要谈论现实，关键在于认识到自我本质上是一种意志。一种冲动的、驱动的、意向性的东西。但他阐述这一点的有趣方式之一，对后来的存在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并非从观察人类思想入手，因为那只是通往现象的途径。而是从观察我身体的生活方式入手。他的现象学最终成为一种关于如今被称为“活生生的身体”的现象学。

现在，形容词很重要。作为研究对象的身体并非你所居住的身体。你所体验的身体是你拥有意识的身体感受。

对身体存在的意识。一种切身的身体体验。你可以从中体会到客观时间（由物理运动测量）与切身感受的时间之间的区别。

生命中的时间有时会缓慢流逝，有时会飞速流逝，有时则会停滞不前。同样，你可以区分死亡作为一种生物学现象和死亡作为一种你在死亡过程中体验到的状态之间的区别。显然，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这两种存在主义的特质截然不同。

同样，叔本华也关注这种切身的身体体验。所以，请您看看第92页及之后的内容，他在那里对此进行了阐述。第92页底部。

第十八节。我所寻求的世界意义，仅仅以我的表象呈现在我面前。如果探究者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认知主体，一个没有躯体的有翼小天使，那么它就永远无法被找到。

但他自身扎根于这个世界。他以个体的身份存在于其中。然而，他对世界的理解和感知，却完全是通过肉体以及肉体的情感这一媒介而展开的。

你看，康德理解的出发点是经验输入，是感官输入。所以，他在这里关注的是活生生的身体的现实。请看页面顶部的第93页。

不，收回这句话。92，在页面中间偏下的位置。对于认知的主体，认知的主体，我，我作为个体出现，仅仅是通过我与身体的同一性。

哦，是啊。一个人只有通过身体的认同才能被视为独立的个体。没错，我们就是这样识别一个人的，不是吗？你看，这就是外表。

这个物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赋予。它被赋予了一种智能感知，作为一种表征，一个存在于众多客体中的客体，受制于这些客体的法则。必然性，充分理由。

但它也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即以每个人都能立即知晓的方式呈现，用“意志”一词来表示。每一个真正的意志行为都必然是身体的运动。一个人不可能在不意识到其行为表现为身体运动的情况下，真正地去意志和行动。

然后是第93页的顶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志可以说是对身体的先验知识。然后，在第99页，他从“我的意志”过渡到“意志本身”。

大约在页面底部倒数第12行。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意志本身并不属于充足理由律的范畴，无论其形式如何。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它并非基于某种基础，而是毫无根据的。尽管它的每一种现象都受制于这一原则。

它超越一切多元性，尽管其现象无穷无尽。它本身是一体的，但作为客体而言，它并非一体。因为客体的统一性只有在与可能的多元性进行对比时才能被认识。

意志并非像概念那样是单一的。概念源于抽象。意志之所以是单一的，是因为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任何个体化原则。

也就是说，它超越了多元性的可能性。你看，如果我的个体身份是一种意志，一个拥有自身意志的存在，这种意志——而非我的观念——定义了我，尽管观念众多，但存在一个统一的意志。那么，终极实在就是统一的意志，绝对的意志。

并非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而是叔本华意义上的绝对意志。所以，这就是他所阐述的主题：物自体本质上就是意志。

绝对意志会以盲目的冲动和创造性的爆发来显现自身。明白浪漫主义的含义了吗？这对叔本华来说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后果，悲观的后果。这意味着在现实的核心，存在着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是无法逃脱的。

如果摆脱了无休止的奋斗，剩下的只有无聊和痛苦。所以，在这个世界里，要么是未满足的欲望，要么是未实现的意志，要么就是无聊和痛苦。叔本华说，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

后来的悲观主义的根源所在。你可以通过审美体验——一种沉思的、具象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最糟糕的境地。

但这只是将自己完全沉浸于一种观念之中。你可以转向伦理责任，努力克服自我意志，赢得他人的同情，并将你的意志——不是出于个人欲望，而是融入绝对意志之中。但这会对你的自身意志产生什么影响呢？第三种选择是禁欲主义，它否定意志，压抑意志。

但如果世界是我意志的投射，那么如果我压抑自己的意志，我就否定了我的世界。所以，如果我没有去看、去思考、去观察的意志，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虚无的状态就是结果。

嗯，哈特曼的选集里包含了所有这些内容，在第122页到126页。我之前在加德纳那里提到过哈特曼吗？我说的是哈特曼，因为叔本华有个门徒，一个追随者，名叫爱德华·冯·哈特曼。他赞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认为意志的最终行为当然必然是自杀。所以，如果这就是所有可能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那么自杀自然就是其结果，这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昔兰尼王朝的一些早期享乐主义者。

但如果你读过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其中他探讨了自杀的伦理问题，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受到了叔本华-哈特曼主义的影响。在一个辩证法无法达成任何综合的世界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是叔本华提出的问题，也是存在主义者试图解答的问题。我认为，宗教存在主义者提出的正是这种综合。

悲观的存在主义者们无法提出任何综合性的理论。好吧，看来我们超时大约一分钟了。好的。

阅读叔本华的作品。